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路灯

·8· 李绿园 著



知识出版社

学生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歧 路 灯

李绿园 著

• 8 •

知 识 出 版 社

第九五回

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

却说谭观察自郑州回省，即以行装禀见抚台，拜会藩司。备言灾侵情形，赈济设施，极夸季知州实心为民，乃良司牧之尤：“将来当列荐牍，可称知府之任。”抚台道：“季某向来禀见时，留心体察，只觉惴惴^①无华，那料有如此本领。”观察道：“天下实在能办事的官员，大约都是几个惴惴无华的人。那举止娴熟，应对机敏，看着貌似有才，则多是些油滑躲闪之辈，全靠不着。”抚台极口道：“是。”向藩司道：“郑州领帑详文一到，即刻弹兑给发，只恐少稽难济燃眉。别州县尚不见动静，已差人密访。如有慢视民瘼者，定行揭帖^②揭上几个，断不叫这等尸位病民者，得以漏网。大家留心做事。”

道台辞了大人，方才回至道署。到签押处，即叫梅克仁吩咐道：“西门外大老爷的坟，坟前有灵宝爷的神道碑。你可同内宅小厮，到那里周视形势，重修坟垣，建大门楼一座。”梅克仁道：“叫本城差头跟着，他认的路。”观察道：“坟垣是咱的私事，衙役虽贱，那是朝廷的官人。况且衙役督工，断没有不吃钱的。只以内宅自己人办理方可。砖瓦橡檩，石灰土坯，公买公卖。兴了这个工，那附近几个村庄，虽说未至凶岁，这做工运料，也有个小小收益。”

梅克仁骑了马匹，带了一个马夫，径向谭荃来。认清了

神道碑，下马进茔。在荒榛细草间磕了个头。又认清孝移公墓碑，看是埋了十来年光景，也磕了头。起来，周视估量了一番。

一箭路远，有座关帝庙，一旁有两三家子饭铺。梅克仁转回歇下，说起修理坟垣，雇匠役，买物料的话。那饭铺老者道：“说起谭宅这坟，原有百十棵好大的杨树，都卖了，看看人家已是败讣了。如今父子两个又都进了学，又像起来光景。”这梅克仁方晓的河南少主人游泮的信。

说起绍闻父子皆游黉序^③，满城轰传，如何道署一些儿不知？原来衙门大了，这些院考进学，地方些须小事，无由得知。谭观察转斗边，又是非公事内言不出、外言不入的。所以梅克仁回署禀了，道台方知绍闻父子一案进学，心中喜极。

谭道台一面交梅克仁银子一百五十两修理坟院。一面即囑送绍闻父子襦衫绸缎八匹、巾靴两对、银花四树，良马二匹，鞍屐全备。却差了一个劈柴的伙夫，两个扫地的丑厮送来。所带拜匣内，装两个帖子，一是：“禀婶母老太太安，并叩新喜。侄绍衣顿首。”一是：“弟侄可于十一日进署，襦衫巾冠，诣主柘行礼。兄衣谕。”

绍闻闻命，叫王象荃雇觅裁缝，赶办襦衫，单等至期进署。

到了初十日傍晚，忽见夏鼎来了。到胡同口，径向书房。恰好绍闻同儿子自书房出来，器宇俊逸，与从前大不相同。夏鼎在衙门住有半年，那身法腔口已成习惯，不觉躬身冲口禀道：“门上梅二爷吩咐，叫小的送个口信：大老爷明日，同抚院、两司大老爷公请学台大人，不能在署等候。改日另订日子，再请少爷们进署。”绍闻让书房说话，夏鼎道：“急紧回

去，梅二爷还等着回复。”疾忙走了。

此可见夏鼎这班宵小情况。在混字场里，他偏会放肆尖俏，一入了衙门，这身子弯曲，腿儿软和，眉目谄媚，脚步疾趋，直是忘其所以不期然而然者。若到乡里愚百姓家，便是天王下界，黑煞神临凡一般，那也是由中达外，莫之致而至的。这些衙役鬼魅伎俩，千人一状，原也不必挂齿。

单讲河南抚台，因钦差学院岁、科已完，只有注生监册送乡试一事，衙内闲住，遂知会二司两道，公同备酌奉邀。先期遣了差官，投了四六请启，订了十一日洁樽恪候。

这门上堂官，便与传宣官文职、巡绰官武弁，商度叫戏一事。先数了驻省城几个苏昆班子——福庆班、玉绣班、庆和班、萃锦班，说：“唱的虽好，贴旦也罢了，只那玉绣班正旦，年纪嫌大些。”又数陇西梆子腔，山东过来弦子戏，黄河北的卷戏，山西泽州锣鼓戏，本地土腔大笛嗡、小喷呐、朗头腔、梆锣卷，觉俱伺候不的上人，说：“他们这班子，却有两三个挑儿，如杏娃儿、天生官、金铃儿，又年轻，又生的好看。要引到京上，每日挣打彩钱，一天可分五七十两，那小毛皮袄、亮纱袍子是不用说的。大老爷们在京中，会同年，会同乡，吃寿酒，贺新任，那好戏也不知看了多少。这些戏，箱穷人少，如何伺候得过？”那武弁道：“这个不难。如今只把昆班俱合拢来，叫他们一替一出拣好的唱。把杏娃儿、天生官、金铃儿，再拣几个好脸儿旦脚，叫他掺在内，就是唱不惯有牌名的昆腔调，把他扮作丫头脚色，到筵前捧茶下酒，他们自是熟的。”商议已定，就叫那能干事会说话的衙役，帮同首县去办。

单说到了十一日，两司两道俱早到抚院。差官向学院街

投了奉迓速光的大柬。到早膳以后，只听的学院街连炮震天，已知学台起身。约到大半路时，抚院这边也放了闪门连炮。那街上看的人众，都知是学台上抚台衙门赴席。满街微职末弁，往来互错，也不知是做什么的。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，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，回避、肃静、官衔牌，铁链、木棍、乌鞘鞭，一对又一对，过了半天。这红日射处，精光四映，微风飘处，旂角抖斜。金瓜开其先，尾枪拥其后，一柄题衔大乌扇，一张三檐大黄伞儿，罩着一顶八抬大轿，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、脸上挂着碇碇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。

到了抚院仪门，鼓乐喧阗。迎接官员有跪的，有打躬的。学台笑容可掬，带了些逊谢劳动的颜色，那轿已过去了。抬上大堂，只见一个官员半跪着：“请大人下轿。”伞扇闪开，抚台率司、道迎接。彼此拖地一揖，呵呵大笑。抚台挽住学台袍袖，穿暖阁而进。司、道由东门随班而进。挨次行礼，各各逊谢谦恭。学台让了上座，抚台陪座，司、道列座。奉了一遍调匙点茶，也说了些褒尊叨爱的套语。但观瞻太尊，仪度太整，及说了套话，这正言恰似一部十七史，不知从何处说起，俱各少默。

伺候的，又奉了一遍泡茶，满堂上只觉礼法太重，不甚融洽。那苏班是久伺候过官场上戏的，在旁边蓝布帐内，偶尔露个半身刻丝袍，桌子上微响锣鼓磕碰之声，那帐缝儿撩开半寸宽，微现旦脚妆扮已就，粉白脸儿，黑明眼儿，一瞧即回光景。这个怀艺欲试之意，蓄技久待之情，向来官场伺候不曾有过。伺候官见景生情，半跪稟道：“请大人赏戏。”抚台点头。只听吹竹弹丝，细管小鼓，作起乐来。

不多一阵，抬过绣幔架子，正放在前，桌椅全备，乐声

缥缈。掀起锦帘，四个仙童，一对一对，各执小黄幡儿出来，到正面一站，又各分班对列。四个玉女，一对一对，各执小红幡儿出来，到正面一站，亦各分班对列。徐徐出来一个天官，幞头上飘着一缕红帛，绣蟒绛袍，手拿一部册页，站在正面，唱吟了《鹧鸪天》一阙，也向旁边上首站定。又见两个总角小童，扶了一朵彩绘红云前导，两个霓裳仙女，执着一对日月金扇，紧依着一位冕旒王者，袞龙黄袍，手执如意、手卷而出。到了正面，念了四句引场诗，回首高坐。两柄日月扇旁伺，足蹴一朵红云。红帛天官，坐在红云之下。四个红幡玉女，骈肩而立，四个黄幡仙童，又骈肩立于其侧。剩下当场。猛然大鼓大锣齐鸣，大铙大钹乱响，出来四位值年、值月、值日、值时功曹。值年的银须白铠，值月的黑须黑铠，值日的赤面红铠，值时的无须黄铠，右手各策马挝，左手各执奏摺，在栽绒大毯上乱舞乱跳，却也中规中矩。到下马时，和投鞭于地，手执奏摺交与天官，转达天听。玉皇垂览，传降玉音，天官又还了批准摺奏，分东西四天门传宣敕旨。这四功曹谢了天恩，依旧拾起鞭子上马，略舞一舞，各进鬼门。须臾出来缴旨，也一齐上在玉皇背后并立。满场上生旦净末，同声一个曲牌，也听不来南腔北调，只觉得如出口。唱了几套，戛然而止。将手卷付与天官，天官手展口唱，唱到完时，展的幅尽，乃是裱的一幅红绫，四个描金大字，写的是“天下太平”。唱个尾声，一同下来进去。

学台门役，打了一个四两的赏封。抚台、司、道手下，亦各打了赏封。六个如花似玉的旦脚，拾起赏封，磕了几个嫖娜头。这当中就有那杏娃儿、天生官、金铃儿。

学台立起身来告便，伺候官引路，到西边一座书房。院

子月台边一株老松树，其余都是翠竹。六位大员各有门役引着，陆续寻了撒腿地方。到了书房，门役捧盥盆各跪在座前，洗了手，坐书房吃茶。

吃了茶，抚台道：“俗优不堪人目，还可再奏一出否？”学台道：“弟素性不甚识戏，一出已略观大意。”却说那河道，原是一个没甚学问的举人出身，由河员做起，因某处遥堤工竣，升了河厅，积奉升了河道。他素性好闹戏旦，是个不避割袖之嫌的。每逢寿诞，属员尽来称觞，河道之寿诞，原是以“旦”为寿的。恰好此日众宴毕集，正好借此杯酒，浇向日块垒，遂掺了一句道：“萃锦班能唱《西厢》全本，还略略看得。”这是在家做措大时，常称《西厢》是好文章，以己度人，料各大人俱是以《西厢》为脍炙的，不觉冒了这一句。

那知学台乃是个理学名儒，板执大臣，说道：“唐重族姓，范阳卢，博陵崔，荥阳郑，陇西李，俱是互为婚姻的世好。郑崔联姻，重重叠叠，见于书史者不少。纵令变起仓猝，何至寄嫠妇、弱媛、少婢于萧寺？阀阅家当必无是。即使强梁肆恶，这玉石俱焚，理所宜然，何至于一能解围，即以朱陈相许？相国家有如是之萱堂乎？朋友相好，至以身殉，亦非异事，何至于一纸书，即可令身任长子者，统国家之重兵，而解纷以济其私？况郑恒是唐之太常^④，崔所出三子皆贵，其事常见于他书。院本^⑤虽是幻设，何至如此污蔑张狂！应堕拔舌^⑥，我辈岂可注目？”

抚台见属员出言嫖褻，以至唐突钦差，脸上好觉无光，因说：“近日访得不肖州县，竟有蒙养戏班以图自娱者。宴会宾客，已非官守所宜，且俾夜作昼，非是肆隆筵以娱嘉宾，实则挂堂帘以悦内眷。张灯悬彩，浆酒藿肉，竟有昏昏达旦者。”

学台道：“伊既红灯映月，就该白简^⑦飞霜。”抚台道：“昨日拜本，此人已列弹章。并列其与戏旦苏七饮酒俱入醉乡，将银铤丢入酒杯共饮，苏七磕头，该县搀扶，醉不能站立，倒在一处，举城传以为笑劣款。并无别项，只此已不堪传写塘钞矣！”学台道：“此等劣员，那能恫瘝^⑧民瘼，一家哭一邑合掌。但上台之德风，州县之德草，今日幸叨厚赐，何不撤此梨园以便攀谈聆教？”这抚台封疆重臣，本日演戏佐酒，原是未能免俗，聊复尔尔之意。一听此言，即命巡绰官将戏押出。

这戏主原好伺候官席，非徒喜得重赏，全指望席终劝酒，把旦脚用皂丸肥腴洗的雪白，淡抹铅粉，浑身上带的京都万馥楼各种香串，口中含了花汉冲家鸡舌香饼，艳妆乔饰，露出银钏围的雪腕，各位大老爷面前让酒讨彩。这大人们伯乐一顾，便声价十倍，何愁那州县不极力奉承。其中就有说不尽的好处。今偏遇见几个迂腐大僚，一声传令押出，那抬筒抬箱背把子的都慌了。已扮成的脚色，那脱衣裳、洗脂粉，怎能顾得许多。那不曾妆扮的，架子上卸纱帽，摘胡子，取鬼脸，扯虎皮，衣服那顾得叠，锣鼓那顾得套，俱胡乱塞在箱筒里面。抬的抬，背的背。巡绰官犹觉戏主怠慢，只顾黑丧着脸督促，好一个煞风景也。

这河道方晓得一言错出，在钦差大人面前，唐突出这个风吹雨打大败兴头的事。又怕，又羞，又悔，又急，将来九声连珠炮响，这个官儿便是不稳便哩。“怎的一本《西厢记》，就把我害的这样苦！”又想道：“好事者若打出戏来，这圆纱帽翅儿、燕尾胡子、白鼻凹儿，再饶不过我。”心中千回百折，胡思乱想，没个藏身处。

及到日中排筵，少不得跟着陪席。四张桌子，两正两侧，学台坐于首座，抚台次座；东边桌子，东司第三，驿、盐粮道坐了第五；西边桌子，西司第四，河道坐了第六。还说起按台出巡，不得在省奉陪，学台道：“汝宁府考完，曾得一面，彼此公务忙迫，未得畅聆清海为憾。”

少顷，席面上来。若再夸陈设之丰盛，珍羞之嘉美，岂非赘笔。酒席已完，各大人俱觉得雅会胜似俗派。唯有河道呷了半盏酒，嚼了半个点心，心中有苦说不出口，只得默诵《君子有三愆》一章而已。

学台起身，逐位谢了厚赐，俱各谦逊答礼，满口极道：“褒尊。”出了书房，转到二堂，闪开暖阁，走到滴水檐下。巡绰官跪禀道：“请大老爷上轿。”学台回首一揖，抚台答礼。各司道走至轿前候乘，学台那里肯依，再三拱让，司道略退半步，学台上了八座。那照壁间早已大炮震天，仪门大闪。转过东辕，微职未弁，道旁跪送，学台举手高拱而过。

这抚台衙中，司道亦各禀辞，鱼贯而出。到了大门外，各自上轿而去。

单说谭观察回署，到签押房，梅克仁禀说，修坟估工，约费二百内外。观察点头道：“只要修的尽礼。工竣我还要亲往致祭。”梅克仁领命，自回转斗门房而去。

观察即盘算另订弟侄进署日期。迭为屈指，某日上院，某日致祭谢雨，某日坐堂面清盐引^⑨漕粮以及各驿站夫价豆草册籍，唯有二十一日是个少有空闲日期。回忆前订，已逾十日。筹算停当，次早唤梅克仁拨人传谕，二十一日请绍闻父子进署。

梅克仁领命，到门上叫听差的问道：“前日上萧墙街，是

那一个去的？”听差的道：“是夏鼎。”梅克仁道：“还叫他来。”听差的叫夏鼎到转斗外，梅克仁道：“二十一日，大老爷请萧墙街父子进署，不用帖子，你可速去早来，立等回复。”夏鼎答应了个是字，飞也似去了。

不多一时，夏鼎回来，到门上回复道：“少爷父子，是他自幼师傅姓惠的，请去南乡吃酒。我把梅二爷说的，大老爷请进衙门的话，的的确确是二十一日，叮咛明白，对少爷管事家人姓王名中的说透记清。”梅克仁笑道：“话虽饶舌，却明白的很。”转头一掩，内外隔绝。夏鼎却喜得门上夸奖，这差头是稳当的了，迟早要点个买办才肥些哩。这也不必说他。

单说到二十一日，王象荇黎明已到，唤了双庆，伺候少主人拜见观察大人。这是见主人门第有转否为泰之机，与那得交官府，得进衙门，势利烘热之见，毫不相干。谭绍闻父子上马，双庆夹着毡包，王象荇牵着马，一路上守道衙门而来。进了辕门，下的马来，两仆各拉一匹。不知夏鼎自何处跑来，只说：“交给我。”早已有个听差的把马拴了。遂到上号房，投了手本。号簿照手本写了“生员谭绍闻、谭笈初谨稟”。当即穿上襦衫，王象荇与双庆各持丝绦，系于主人腰间。上号吏执着手本，绍闻父子随着，由东角门进去，到了大堂。

手本传进，片刻时，遥闻内边说个请字，只见内宅门开了半扇，一个人说道：“请。”进了内宅门，这观察已在三堂滴水檐下穿公服站着。绍闻父子趋跄直至跟前，方欲作下揖去，观察摇首不允，扯住手说：“随我来。”

到了三堂神主橱前，并铺两个垫子，少后又铺一个垫子，观察站在上首，绍闻比肩，笈初在后。观察望上说道：“这是鸿胪派后代绍闻及笈初，进了样符胶庠，特来向祖辈爷磕头。”

一连叩了四叩，起来作揖。礼毕，观察向绍闻道：“贤弟站在东边，与我行礼。”绍闻行了两拜四叩。又向簪初道：“贤侄与我行礼。”簪初亦如其父。绍闻道：“请嫂太太稟见。”观察摇首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一同出了三堂到内书房。观察命宽公服，自在上首坐下。绍闻对坐，簪初筌西北坐下。吃了茶，绍闻道：“容日再与嫂太太请安。”观察道：“吾弟差矣。我一向为官事所羁，尚未得与婢太太见礼，那得此处居先。总之，咱家南边祖训，贤弟亦当知之，从而遵行之：从来男女虽至戚不得过通音问。咱丹徒多隔府隔县姻亲，往来庆贺，男客相见极为款洽。而于内眷，不过说，‘稟某太太安’而已。内边不过使奉茶小厮稟道‘不敢当’，尊行辈，添上‘谢问’二字。否则丫头鬟妇代之，在屏后说‘谢某老爷某爷问，不敢当’。虽叔嫂亦不过如此。从未有称姨叫姪，小叔外甥，穿堂入舍者。盖尊礼存问者多，妇人之性，久而久之，遂不觉权移于内。防微杜渐，端在此人不经意之间。”因回顾簪初道：“我侄初入庠序，学问经济，都在你身上要的。切记，切记。”簪初恭立受教。

少刻捧上点心，兄弟伯侄同吃，早已忘身在署中。观察道：“我问你一宗事，侄儿不知，贤弟是必知的：叔大人有著述否？”绍闻道：“没有。”观察道：“当日叔大人到丹徒上坟修族谱时节，就在我院住了一个多月，我叔侄是至亲密的。彼时详审举动，细听话音，底是个有体有用的人，怎的没有本头儿？即令不曾著书立说，也该有批点的书籍；极不然者，也应有考试的八股，会文的课艺。”绍闻道：“委的没见。”观察道：“我们士夫之家，一定要有几付藏板，几部藏书，方可算得人家。所以灵宝公遗稿，我因亲戚而得，急镂板以存之。总

之，祖宗之留贻，人家视之为败絮落叶，子孙视之，即为金玉珠宝；人家竞相传钞，什袭以藏，而子孙漠不关心，这祖宗之所留，一切都保不住了。所谓‘臧穀亡羊^⑩’，其亡必多。这是铁板不易的话。”绍闻道：“如今本城中，还有藏着一楼印板之家。”观察道：“是谁家呢？”绍闻道：“是盛藩台家。”观察道：“什么书名？是刷印送人的，是卖价的？”绍闻道：“只知道锁着一楼印板，多年不曾开楼门。”观察道：“他有什么人？”绍闻道：“藩台公两个孙孙，长叫盛希侨，次叫盛希璠。”观察道：“什么功名呢？”绍闻道：“盛希侨国子监生，盛希璠府学生员，后中副车。”观察道：“明日即差迎迓生送帖，请他弟兄二人进署，问问是什么书籍。或是文集，或是诗稿，叫他刷印几部，带到南边，好把中州文献送亲友，是上好笔帕人情。中州有名著述很多，如鄆城许慎之《说文》，荥阳服虔所注《麟经》，考城江文通、孟县韩昌黎、河内李义山，都是有板行世的。至于邺下韩魏公《安阳集》，流寓洛阳邵尧夫《击壤集》，只有名相传，却不曾见过，这是一定要搜罗到手，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场官，为子孙留一个好宦囊。吾弟回家，定要在废筒败簏中密密找寻，或有一半片子手翰，书上批的，幅间写的，认清笔迹，虽只字也是咱家珍宝。贤侄也要留心。”

绍闻道：“大人见背^⑪太早，愚弟不过十岁，只记得教了八个字，说是‘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’。”观察站起身来道：“这是满天下子弟的‘八字小学’，咱家子弟的‘八字孝经’。”簒初道：“只这八个字，不成部头，又不成片段，如何刻印呢？”观察道：“镂之以肝，印之以心，终身用之不尽。就是做官时，也千万休离开了书。接引僚友寅好，那亲近正人，尤应铭心。

这八个字，这边鸿胪派，就可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。如南边宜宾派，是以‘纯孝开基，世守威昭，绍延永绵，光启后贻’十六字为命名世系。前八个字，尚有威字辈人，咱这一辈是绍字，儿子辈现今都是延赏、延祥、延绥的字样，孙子辈是永龄、永年、永系，咱家族大，如今已有光字辈人了。这里灵宝一支，如今几多门头？”绍闻道：“这里人丁不旺，累世单传，到了愚弟，才有笄初弟兄两个。”观察道：“这笄初是哥是弟？”绍闻道：“这是哥哩。”观察道：“二侄什么名子？”绍闻道：“名叫悟果。”观察道：“咦，这像僧尼派头，不可为训。此侄名笄初，是学册已有注名，不必更改。这二侄就该以用字起派，以下就是心字。”笄初道：“伯大人就起个名儿，以肇其始。”观察沉吟道：“‘董之用威^②’，即以用威为名，以寓教思。何如呢？”笄初起身为礼道：“谢过伯大人慈严互施之恩。”观察道：“将来丹徒寄书，即把这鸿胪派以‘用心读书，亲近正人’为叠世命名字样，注于族谱之上，昭示来许。”绍闻父子，俱起身为礼，谢联属族谊、明晰行辈之惠。

少刻，笄初告便，观察命小厮引去。因趁空问绍闻道：“大侄曾议婚否？”绍闻道：“尚未。”观察道：“我意中已有其人，甚为妥协。婚姻是关系宗桃门第的大事，不可轻忽。此时尚难骤及，待科场完后，我再细心筹度，那时八面稳合，方可一言而决。只是贤弟存在心里，有这句话就是。”绍闻唯唯听命。

笄初回来，小厮奉水授巾，洗手坐下。又说些勉学的话：乡、会场规，不可疏忽，以致误带字纸；不可错号，叫巡绰官禀逐；不可潦草完局，图速出棘围^③；不可逗留给烛，叫巡绰官挝卷、推撵。说得零星琐碎，而慈祥蔼蔼，却句句是紧

要话头。

到正午时候，厮役又请至一所书房。只见画幅字联，花盆鱼缸，甚为幽雅。屋内裙垫不设，桌上碟箸已备。这兄弟伯侄坐下，捧来午饭，器不多而洁，品不杂而腴，全不似官场中饭，艳缛难以注目，糊浓难以充肠的那个派头。饭将完时，忽梅克仁拿了一个手本禀道：“卫辉府辞行，还有禀漕运的话。”观察道：“取公服来会客。”绍闻顺便告辞，观察也不暇深留，只勉以努力科场，自行接见所属大员。

绍闻即随梅克仁出了内宅门，径到大门外。王象荇、双庆拉过马来，内边值堂的送出毡包。正上马时，夏鼎已到，一面掐算初上马，一面又来扯住绍闻牲口，前引出辕，细声说：“口角牙缝恩典。”绍闻也不敢答，出东辕门而去。

一路穿街过巷，见许多秀才，有行行重行行，在背街上闲游的，有唧唧复唧唧，在破庙中念书的。难说绍闻屡年在街上，或由夏鼎家到王紫泥家，或自白兴吾家到盛公子家，岂无遇见科场年份？只因事不关心，视而不见。今日一心务正，又成了秀才，那科场临近四个字，不觉触于目而即感于心了。

到后门下马。王象荇及双庆将马安置讫。双庆到楼门递毡包，绍闻叫老樊道：“速与王中他两个造饭。”双庆道：“夏叔不知在何处将马喂饱，又同不认识的两个人，说是许头儿，张头儿，请俺两个到饭馆吃饭。王中叔坚决不去，夏叔也不敢过强。我独自一个去了，炒了两盘肉，大家吃了些包子面条馄饨。我如今不用再吃饭了。”王象荇道：“我在石狮子跟前，吃了三个炊饼，一碗豆腐脑儿，我不饥，不用再罗索了。”王氏也问了几句衙门的话。绍闻父子赶试心急，又速向书房读书去了。

一连念了半月书。这钥匙真真是母亲收拾的，吃饭时双庆来开。半月委实没客，即令有客，自己也没钥匙丢出墙外了。这正是：

困心衡虑历多端，刻苦何能少自宽，
要识男儿知悔后，引锥刺股并非难。

注 释

①惓（kǔn）惓：至诚。②揭帖：弹劾性的奏事帖。③游黉（hóng）序：黉，学校。游黉序，即指被学校录取。④太常：官名，掌宗庙礼仪。⑤院本：这里指杂剧与传奇。⑥拔舌：指拔舌地狱。⑦白简：弹劾性的奏章。⑧恫瘝（tòng guān）：恫，痛；瘝，病。这里指关心民间疾苦。⑨盐引：盐商的贩盐执照。⑩贼穀亡羊：比喻不专心从事本业，结果受到损失。⑪见背：指父丧或母丧。⑫董之用威：语出《尚书·大禹谟》，是禹向舜陈说的修政治民的方法。董，督责。⑬棘围：指考场。旧日试院围墙插有荆棘，故称棘围。

第九六回

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

却说谭观察请会弟侄之日，因卫辉府知府稟见，商度卫河漕运事宜，话多时久，及知府出署，观察回至后宅，弟侄已经去了。想起绍闻所说盛宅有一楼藏板，这留心文献，正是守土者之责，即命梅克仁发出年家眷侍生^①帖两个，次日请盛宅二位少爷到署问话。恰恰此日是夏鼎值堂，得了门上吩咐，并不肯叫迎迓生传帖，即托别人值堂，自上盛宅而来。

到了盛宅，恰好希侨、希璠二人在大厅上说话。宝剑引上大厅，夏鼎也不似向日还为个礼儿，将帖子放在桌面，倒在椅子上，笑道：“跑了一肚子呼吸，作速赏一盅水儿，解解乏困。”盛希侨道：“这帖子是做什么的？”夏鼎道：“是帖子请，不是票子传；请你二位少爷到衙门商量什么话哩。”盛希璠道：“想是有年谊，明日请的厮会，别的再没缘故。”盛希侨笑道：“你如今住了衙门，这里不许你坐。”夏鼎略欠了身子笑道：“大少爷天恩，容小的歇歇罢。”一发长身拖脚，把头歪在椅靠背上，说：“宝剑二爷，赏口茶罢。”宝剑早已奉茶到面前，笑道：“班长，请茶。”夏鼎一连把三杯茶喝了两杯。

盛希璠向后边祖父《齿录》上，掀有无姓谭的去了。这夏鼎喝罢茶，向盛希侨跪了一条腿，高声道：“谢赏！”盛希侨道：“你近日一发顽皮的可厌。”夏鼎笑道：“狗腿朋友，到了爷们乡绅